

臨沂縣志

臨汾縣志卷五

類一

藝文類上

傳記

鄭夾漈曰方冊者古人之面目文字者古人之精神呂東萊曰金有時而蝕石有時而泐惟文字之流傳亘古今而不窮文之時義大矣哉茲彙古今著作編集成帙間有人非本邑而事在本邑者屬地主義也有事非本邑而人在本邑者屬人主義也哀而錄之異日徵文考獻庶不至茫無依據焉

傳

渭城令胡建傳

班固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常步

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孟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已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

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絲是顯名後爲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無它坐蓋主奴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氏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衛將軍驃騎列傳

節畧

司馬遷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爲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爲衛媼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卽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

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雁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爲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皇后其秋青爲車騎將軍出雁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

至高闕遂略河南地爲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

霍去病傳

節畧

司馬遷

霍去病大將軍姊之子也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霍去病爲冠軍侯去病旣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剽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討遼漠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懼者弗取冀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及相

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戶其
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皆擊匈奴博望侯張
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
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
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
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爲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
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得酋涂
王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
單于闐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
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
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遼濮王捕稽且王千騎將得王

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爲從驃侯校尉句王高不識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爲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爲煇渠侯合驃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爲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

博陸侯霍光傳

節畧

班固

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異母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
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去病
爲驃騎將軍擊匈奴時道出河東迺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
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常都尉光祿大
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
過甚見親信受遺詔輔少主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
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光爲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
白晳疏眉目美須顙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
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相
聞其風采昭帝旣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守卽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旣至卽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

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

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尙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尙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途

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
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
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
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
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太
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太子
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
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
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綰
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
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嘗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

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
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園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
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
高昌奉黃金十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
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
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厨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啗
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薨鬪虎召皇太后御小馬
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
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耶王離席
伏尙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
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旆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

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汚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卽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

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於鄭絲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昌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祀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卽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慙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